

大漠三部曲  
雪漠 著

# 白虎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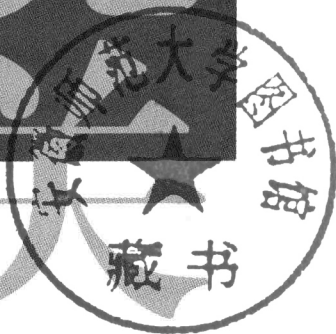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国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

两度入围茅盾文学奖

大漠三部曲  
雪漠 著

# 白虎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ers & Translator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虎关/雪漠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5

(大漠三部曲)

ISBN 978 - 7 - 5117 - 1620 - 0

I. ①白…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9068 号

## 白虎关

---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洁

责任编辑 董巍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543 千字

印张 3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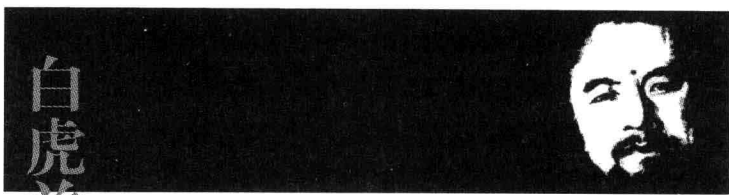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0 元 (全三册)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66509618



# 白虎关

“闪耀着人类良知和尊严的辉光”

2009年获黄河文学奖一等奖、第六届敦煌文艺奖

2010年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大漠三部曲”终于结集出版了。

从《大漠祭》初版至今，已过去十二年了。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时尚文学过了一茬又一茬，许多畅销书的寿命也越来越短，《大漠祭》们却越来越热了。各大网上书店也常常断货，常有人托朋友找书。虽然有了多种版本，仍常常供不应求。虽没人热炒过它们，它们还是靠作品本身的力量赢得了时代和市场。当然，日后，还会有个有力的助缘，让更多的人发现它们。那时，它们的价值将会被重估。那时节，会有许多人惊叹：嘿，这可真是个宝藏啊。呵呵。

我是1988年开始动笔的，2000年《大漠祭》在上海初版，2003年《猎原》在北京初版，2008年《白虎关》在上海初版，我终于完成了“大漠三部曲”的写作。出版历时八年，写作时间则超过了二十年。从二十五岁开始写初稿，到四十六岁完成初版，历时真有些长了。写初稿时，我刚刚踏上文坛——只发表过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到《白虎关》出版时，我已成了“著名作家”，按《小说评论》原主编李星先生的说法，我完成了从一个小小学教师到著名作家的“神话”。

这一过程，我用了二十多年。下笔时，还风华正茂；收笔时，已须发斑白。

二十多年时间写三本书，委实有些长了。

不过，我说过，这二十多年，其实也是我人格修炼的二十多年。我从一个凉州农民的儿子，欲望多，烦恼盛，毛病不少，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成了别人眼中的“证悟者”、“成就者”——对这类词语，我其实并不随喜，因为我实无所证，亦无所得，更无所求，但有人需要，就那样叫叫也没啥，就像我老将把自己说成是一头见到光明的驴子一样。

某次，一有名寺院的住持僧问我：雪漠，你闭关二十年修光明大手印，太浪费时间了，我只诵《大悲咒》，一个月就有感觉，你得到了啥？我说：我啥也没有得到，只得到了一颗啥都不想得到却啥都不缺的心。

所以，那“成就者”、“证悟者”之类的说法，是别人认为的雪漠。我自己，其实就是个平常人、有颗真正的平常心而已。我最想做的，就是当好一个作家，静静地写自己想写的书。我理解的幸福，就是静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来打搅，能静静地禅修，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在生命消失之前，做完自己该做的事，仅此而已。幸好，到目前为止，那被强制拆迁之类的破事还没有骚扰到我。虽然树欲静而风不止，老有些不愿遭遇的事，但总算还在可控的范围内，生命就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色彩。

我的所有修行，仅仅是为了让心属于我自己，活出自己想活的那份从容和宁静。所以，对于我写的那些关于佛教的书，你觉得有意思了，就读读，没意思了，就扔了。那只是过来人的一点儿心得，权当分享而已。倒是对我的小说，我一向聊以自慰，因为我创造了一个世界，正因为有了它们，我才有了一种独行天地间的人间之乐。自从我成了想成为的自己后，许多别人眼中的享受，就不再是享受了，只有写作和读书，还能让我享受到一种平常人的喜悦。它成了我享受生命的重要方式。

说真的，我从来没想拯救世界，我只想拯救自己。无论我的创作，还是修行，都是为了实现对自己灵魂的救赎。文学让我有了另一个世界，大手印则让我实现了对那个世界的升华和超越，很难说哪个更重要。只是到了后来，因为发现这类文化太珍贵了，而它已成了风中的残烛，我不想叫岁月的飓风吹熄它，才花费了生命和稿费去研究，去传播，去抢救。一人之力不够，才有了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才有了人们眼中的那些利众之行。我当然没想到，大手印文化反倒回报了我的文学。我的小说后来的热销，除了它真的很好，那些老读者仍在口碑式地传播外，还因为很多人认可了我承载的文化，有些人真的离苦得乐了，就想再读读我的小说，这才发现了我那独有的文学世界，进而又开始了口碑式的传播。在这一点上，也应了老祖宗说的“善有善报”。

其实，文学和文化是雪漠的两个翅膀，是一幅织锦的两个侧面，是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不要将它们分开。要知道，自从我超越了二元对立后，创作和修行达成一味了，创作是我的修行，修行也是我的创作。熟悉我写作习惯的朋友知道，我的写，才是一种真正的修。写这“大漠三部曲”的过程，也

是我从张牙舞爪，到回归平常心的过程。虽然费时太长，我因此失去了别人眼中的那种精彩人生，连我爹都说我一辈子没“耍人”（凉州人对“精彩人生”的一种怪味描述）。我也有过《西夏的苍狼》中的黑歌手的那种无奈，但一向无怨无悔。要是上帝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这样活。

这不，此前我这样活，今后我还会这样活。过去我闭关二十多年，后来出来了几年，发现我独处时，非常充实，一到人群中时，却十分孤独，总不想充当别人期望的那种角色，只好再进关房了。像我的新书《光明大手印：参透生死》的封面那样，虽刚到五十岁，却常常把“死”字顶到头上，当成一把悬着的剑，老想它随时会落下来。因为，凉州人老说：“人上五十，夜夜防死”，就想在死神追到自己之前，写完该写的书，做完该做的事，不要留下啥遗憾。于是，除了吃午饭时见见家人，其他时间，我都在享受着明白后的雪漠。这一来，真成诗中写的那样了：“挥挥手，还是到山上去吧。山高，高到太阳里了，太阳里有个亥母洞，洞是我命中的乐曲……念珠握在手里，木鱼在心头敲响，黑夜是今生的袈裟，高屋是前世的岩窟。”于是，我又成了《西夏咒》中的那个苦修的琼，除了送饭者，我又一次将红尘拒在了门外。

书倒仍在流行着，它成了我跟世界的主要联系方式。从《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开始，每年都会有这个系列的新作问世，如《参透生死》，如《文学朝圣》，如《智慧盛宴》，如《当代妙用》，等等。这次，“大漠三部曲”也换了面孔，初版以来，这是第三次换“婆家”了。

从2000年至今，这三本书，有多种版本，多不统一，原因很多。比如，读者出版集团版的《大漠祭》就将《白虎关》中的一部分选入了，因为《大漠祭》要入选“农家书屋”，有人想叫农民们多了解一下莹儿的命运，我同意了。本想以附录的形式，将《莹儿的轮回》选入，但正式出版时，却变成了最后一章。这样，版本就显得乱了。有位教授就问我：莹儿咋死了两次？

还有很多内容，是被删节了的。如《猎原》中的《母狼灰儿》那一章，非常精彩，也非常感人，原稿中有，但出版时叫编辑删了，删得当然有道理，但我总有些可惜，因为那是我很喜欢的章节。这次，又恢复了。

《大漠祭》更是这样，有许多内容，在当时出版时，编辑有些顾虑，或是为了评奖，就忍痛割爱了不少。很多内容非常精彩，对农民的命运和心态有十分传神的描写，这次也恢复了。此外，还保留了村野和民间文化的内容。在初版中，许多民间文化是被删了的，如二舅帮老顺家祭神的详细经过，如牌位的内

容，如齐神婆给憨头燎病禳解的详细经过，如憨头的丧仪经过和老道念的《指路经》，等等。我想，多年之后，再找这类东西，也只能在我的作品中找了，就留下了。我想，就让我的作品有点毛病吧，保留一个真实的雪漠。

《白虎关》亦然。在原稿中，莹儿的死活一直很模糊，我没有确定她的归宿。因为这是个悖论，死不忍心，活不可能——除非她不再是莹儿。但《收获》某编辑约稿时，希望我写死她，就那样写了。后来，此情节一直不为人随喜，在复旦大学开研讨会时，雷达老师等专家都认为她不该死，这次，我就恢复了原稿的一些文字。还有那“引子”，是为了推销的需要，是机心的产物，虽然也精彩，但因为损伤了整部作品，这次也删了。

这样一来，本次出版的版本，也算是修订版吧。至此，距我动笔写《大漠祭》时，已过去了二十五年。虽然期间也写了称为“灵魂三部曲”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但学界认为最能代表雪漠的，还是“大漠三部曲”。

因为，我自己不这样认为。要是没有“灵魂三部曲”，雪漠也不全面。当然，“灵魂三部曲”也同样面临了上面我谈到的那些问题。下次有机会，我也会将它们重新修订一下。因为初版时，为了出版方便，它们也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了。像初版的《西夏咒》，跟我的原作，甚至有些黑白颠倒了，把张三做的事，安给了李四，我希望能还原原作面目。《西夏的苍狼》亦然，我甚至想重写它。重写要看因缘，修订则是定然会做的事了。

随着年岁的渐大，我越来越散淡了，越加喜欢离群索居，不想见人（送好书者例外），不想多事，不想浪费一丁点的生命，就索性常住在关房里了。那关房在岭南的森林旁，远离世俗喧嚣，触目皆是生机。我或禅修，或读书，或写作，看看星星，望望月亮，沐浴清风，聆听雨意，耳闻鸟鸣，眼观翠色，就显得逍遥了。

当然，静处观物动，闲里看人忙，这本身，也是一道风景呢。

心静到了极致，一切就哗哗地远去了，除了疯长的头发和指甲外，我几乎感受不到时间了。只觉得，世界，生命，万物，都往那看不见的远方逃了去。真没个啥执著的了。吃穿够了，除了“享受雪漠”外，再也没个啥值得追求的了。就将过去的书再修订一下，权当留一个存世的版本吧。

2013年1月6日于樟木头雪漠禅坛



从“成为雪漠”到“享受雪漠”——“大漠三部曲”总序  
雪漠

- 第一章 黑云彩罩住了牛心山，九眼泉打了个闪电。 001
- 第二章 哥哥走了我配瓜，手拿着瓜秧儿灰塌塌。 011
- 第三章 野狐桥的桥塌了，好的好的霜煞了。 015
- 第四章 老虎下山林败了，庄子大了人害了。 030
- 第五章 侧棱棱睡觉仰面听，听不见阿哥的骆驼声。 050
- 第六章 嘉峪关口子上雷吼了，黄河滩落了个雨了。 065
- 第七章 九里山前驴推磨，老鼠它拉不到洞里。 076
- 第八章 落网的鹿羔羔绳头上缠，双眼里淌的是泪水。 086
- 第九章 一身的紫肉儿苦干了，腔子里挣下个病了。 105
- 第十章 南山的黑云缩疙瘩，雷响电闪着白雨发。 117
- 第十一章 青土坡里的白蚂蚱，蹬嘎蹬嘎地蹦哩。 133
- 第十二章 黄丝扣结下的撒渔网，网不到清水的浪上。 143
- 第十三章 狂风打给的磨盘子转，青龙呀白虎呀叫唤。 155
- 第十四章 乌云遮住了满天星，一阵阵雨来一阵阵风。 163
- 第十五章 白蜡杆子紫红的幡，风刮时它自己倒哩。 187
- 第十六章 黄鹰黑鹰打一战，闪断了黄鹰的翅膀。 200
- 第十七章 阴间的闪电阳间的雷，惊走了催田的布谷。 209
- 第十八章 狼在豁牙里喊三声，虎打森林里闯了。 223
- 第十九章 黑云彩头上一条龙，空中里闪出个蟒来。 232
- 第二十章 大山顶里割荨麻，割断了白蛇的尾巴。 244
- 第二十一章 日头爷落到九龙口，恶狮子含了个绣球。 258
- 第二十二章 白疙瘩云彩大点子雨，黑云彩山尖上绕了。 271

- 第二十三章 阴山的牡丹雪压了，芦子草搭不上架了。 289
- 第二十四章 鸟儿出笼上天哩，兔儿出网进山哩。 313
- 第二十五章 失群的咕噜雁盘虚空，没有个心疼的回声。 327
- 第二十六章 兔儿的门上鹰旋哩，雀窝里蛇抱蛋哩。 353
- 第二十七章 莲花山上的金凤凰，落到了沙海的岸上。 364
- 第二十八章 骆驼的脖子鸭儿的嘴，隔山着吃不上草了。 375
- 第二十九章 阴山里打枪阳山里响，枪子儿落到了地上。 391
- 第三十章 老蜘蛛摆下的八卦阵，打灯蛾落在了火炕。 406
- 第三十一章 车户的鞭子蛇抱蛋，车轱辘碾坏了牡丹。 424
- 第三十二章 天上的云彩雨露露，乌云天杀梢子哩。 432
- 第三十三章 相思病肝花上穿孔孔，没有个插针的缝缝。 445
- 第三十四章 黑老鸱招手烟洞上停，忽喇喇惊醒了梦中人。 453
- 第三十五章 千年不倒的祁连山，万辈子不塌的青天。 467
- 第三十六章 宁叫玉皇的江山乱，不叫咱俩的路断。 481

写作的理由及其他（代后记） 488

雪漠

附录一 复旦大学《白虎关》研讨专题摘要 499

陈思和

附录二 中国作协《西夏咒》、《白虎关》研讨会简记 524

陈彦瑾

## 第一章

黑云彩罩住了牛心山，九眼泉打了个闪电

### 1

麦场上发生的一幕，使老顺非常震惊。

看到豆垛晃上晃下的时候，老顺以为是牲口偷吃豆秧呢。“呔！”他叫了一声，豆垛就不晃了。老顺四下里转转，也没见个性口影儿。正疑惑，豆垛又晃了起来。

他便上了场房。

豆垛上，猛子正压个女人晃势，白屁股在晨光中晃得刺目。

老顺像挨了一棒。虽说这个要债鬼曾和双福女人闹出了惊天动地的桃色新闻，但毕竟是耳闻。这眼见，却分明成闷棍了。他仿佛才发现儿子竟也是个男人，也会伏在女人身上干他以前常干的事儿。这使他震惊别扭。听说见了这类场面，会一年不利顺的。老顺倒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猛子那惊慌中带点儿恼恨的表情，其中蕴含的内容很复杂，既有干了丑事被人发现的尴尬，又有对父亲多管闲事上房瞭望的恼怒。还有啥？破罐子破摔？还是……怨老子没给他娶媳妇？……再有啥？老顺晃晃脑袋，晃得脑中嗡嗡响，却晃不出个清晰眉目。

恶心。他只是嘀咕一句。

日头爷在东沙丘上探出个惨白的脑袋。老顺脸上烧烘烘的，嗓子很燥，像年轻时在寡妇门口嗽徘徊时一样。日怪。他有些恨自己了，干丑事的又不

是他，羞啥哩？……也难怪，儿子大咧，到了不规矩的时候了……又不是骗马……便是骗马，见个齐整些的骡牲口也跳哩，没法。没啥……只是，老顺口里虽“没啥”，可心里总觉得有点啥呢。而且，那点儿“啥”，总叫他心里怪不舒坦。

这也怪他。

真该怪他。五六十岁的人了，咋想到上房呢？可谁又知道儿子正把豆垛当婚床呢？知道的话，躲还来不及呢……问题是，为啥偏……又是上房又是长伸脖子观望呢？说明他发现那晃上晃下的样子不太像牲口吃豆秧的。

只记得那个白晃晃的屁股和猛子那扭曲得变形的脸闷棍似的把他击晕了。他怔了怔，不合时宜地咳了一下，但马上又觉得自己咳得很蠢。他手足无措了，脑中有千万只蜂在嗡嗡。

跳下房时，老顺甚至没经过那截矮墙——那是特意为上下方便而留的，他忘了上下房应有的程序，直接从房上跳到后面的沙堆上。那情景，极像逃脱了枪口的兔子。

“哎呀，老顺，练轻功吗？”孟八爷嬉笑道。

老顺尴尬地笑笑。他偷望孟八爷，发现他并没发现自己失态的原因，遂将提悬的心放下，干咳几声，又窥一眼使他失态的豆垛。豆垛仍静悄悄耸着，没一点儿声响。那两人，肯定恶心地凝着，不敢再晃势。老顺心里骂：不要脸，大天白日的。

孟八爷像往常那样，露出挑逗的捉弄的笑。老顺已习惯了他这老顽童相，但他心虚地发现，对方此刻的笑与以前不大一样，难道他也发现了吗？这可是个笑料啊。……“白屁股使老顺成了兔子。嘿，姿势好极了。”他定会这样取笑，“老呀老了，还能叫个屁吓惊……真没见过个世面，连盘子大个屁也没见过……噢——吓惊了。”声音是够难听的，而且不分场合，很叫人头疼。他留意地瞅一眼孟八爷，却放心了。因为他已眯了眼，把目光转向田野里蚂蚁般忙碌的人们。

老顺没有和孟八爷喧谈的兴趣，也想给垛上人一个卸妆的空隙，就梦游似的前行。……他不由替儿子着急了。正是上地的时候，人来人往，叫人窥见，脸往哪儿搁，又不能明里提醒儿子加快动作……丢人不如喝凉水，祖宗羞得往供台下跳哩。

要债鬼。

该给娶媳妇了。老顺想，儿子大了。他有些吃惊，儿子仿佛突然大了似的。他简直来不及反应，就一个个长成墙头高了，而且……他似乎读懂了儿子方才的表情中叫他难以捉摸的内容，那就是：“谁叫你不给老子娶媳妇呢，老子当然操别人。”真是这样吗？也许是……肯定是……他想到猛子尴尬和恼怒中透出的那种任杀任剐的蛮横味道，叹口气。

望一眼此刻还静静的豆垛，往村里走。是该娶了。这是羊头上的毛，早晚得燎。只是，手里无刀杀不了人。钱是个硬头货，一个媳妇得好几万票老爷。哪儿生发？麦子倒还有些，扎紧喉咙，也能垛个三五千。垛吧。迟早得垛，迟早得娶，原打算防个饥荒年啥的，现在还防啥呢？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天喝凉水。混上一天是两半日子。

一进屋，老顺就躺在炕上。他觉得很疲乏，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乏，乏透了。莹儿带着娃儿站娘家去了，屋里自然清静。老顺懒得睁眼，也懒得去想啥，但猛子恼怒的脸和那个白屁股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晃得心里愈阴沉了。院里的公鸡正追赶母鸡。母鸡的叫声半推半就骚气十足，搅得老顺怒气冲冲。隔着窗子，他“啾啾”了几声，却喝不断鸡们的浪声浪气。于是，他恶狠狠呸一声，跳下炕，脱只土头土脑的鞋子，扔出去，活活拆散了那对恋鸡。

老伴被大惊小怪的鸡叫声惊出厨房，见老顺一蹦一跳地去捡鞋，嗔道：“鸡又没挡你吃屎的路，你打它干啥哩？”

“你才吃屎哩。”老顺拾个小棍儿，刮去沾在鞋上的鸡粪，狠嘟嘟顶了一句。

那只惊魂渐定的公鸡又开始了被破鞋惊断的性骚扰。老顺却懒得再理会，心想，也难怪，公鸡也知道干那事儿，何况人。老顺没心思和老伴说笑，取了烟锅和打火机，噗——，烟弹划弧，飞出老远。几只鸡扑过去啄。老顺尽量让那烟在肺里多转了几转，牙缝里发出了长长的啾啾声。

老伴见老顺心事重重，问：“究竟咋了？颠个脸，叫人心里乱哄哄的。”

老顺许久不语，一下下哑着。呛人的烟一股股腾起。老伴又问：“究竟咋了？”老顺恶声恶气地说：“问啥？你那个爹爹大天白日干驴事。”“谁？”“除了你那个愣头爹爹，还有谁？”

“猛子？”老伴一怔，又笑了，“当大的要像个当大的，拿儿子开啥玩笑。”

老顺狠狠啐几口烟，鼻孔里喷两股横气：“我咋不像当大的？这是实话。”

老伴瞪大眼睛，左右望了一下，一脸鬼祟地问：“和谁？”

和谁呢？这下，轮到老顺瞪大眼了。谁呢？不知道。他竟把这个关键问题忽略了。这确实很重要。她究竟是谁？是姑娘，还是媳妇？是谈恋爱，还是打野鸡？对象不同，性质就不同。老顺拧眉，死命回忆那场面，好从中捕捉一丝信息，却不料脑中茫然，一片灰白。不要说那女人的影子，连儿子的脸也不知逃何处去了，好容易显现的，只是那个白屁股，而且不清晰，像波晕荡漾的水中的月亮那样恍惚。老顺懊恼地嘿一声。他发现大脑老和他作对，该记的记不住，不该记的，却刻在心上。比如，方才的事，任何一个老子都会恶心，可那一幕却老晃，叫他瘆怪怪地极不舒服。而现在，研究案情需要材料，脑中却白茫茫一片了。他懊恼地拍几下脑袋，却想起，那一瞬，没看见女人的脸。

“不知道。”他无奈地说。

“那就是个屁。”老伴说，“谁告诉你的，你就打掉他的狗牙。哼，现在的人，跟个音音儿，念个经经儿，就爱捣闲话。要是我，不打掉他狗牙才怪呢。”

老顺火了：“你打谁的狗牙？来，打老子的。谁说你的活爹爹的闲话？是老子看见的，老子还能红口白牙捣他的闲话……老祸害！”

老伴叫煮山芋噎住似的瞪了眼，脸上的肉蹦蹦跳着。许久，话音才冲开闸门：“看见了就看见了！凶啥？成精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还有脸说儿子……”

老顺脸上白一阵黑一阵，鼻孔里开始有了横气。初时他还在忍，等她提起箩儿斗动弹，开始涉及他的隐私时，便忍无可忍了。他伸出左手，撕住老伴的头发，抡圆右掌，瞄准那张黄脸，狠狠扇了几下。

老伴哭叫起来，边哭边骂，内容愈加难听。

老顺很懂得速战速决的游击战术，数招得手，马上抽身，顺手还拿上了动手前放在窗台上的烟锅子。

庄门外凉飕飕的漠风一吹，老顺的头脑清醒了，气也消了。这是几十年常做的功课。动口是老伴的能为，动手是老顺的强项。照例是老伴先占上风，老顺要后发制人结束战争，前者再用哭声打扫战场。此后，老伴要耍几日威风——但不可太过分——老顺嬉皮笑脸赔小心。而后，万事大吉。他们的刚柔对垒向来是和谐的。精明的老伴即使在耍威风时，也忘不了打量笑嘻嘻的老头子是不是突然咬起了牙。

“老啊老了，咋又是刀枪矛子的？”老顺晃晃脑袋。他有些后悔方才的手重。大儿子憨头一死，老婆子真皮包骨头了。小儿子灵官去了外面，又不来个音声儿。老婆子老念叨。念叨归念叨，可人家不通个声气儿，你有啥法子？娘老子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无义种。

真吃枪药了。老顺想，按说，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叫人家说了说两句，动啥手呢？……可没治，许多时候，人由不了自己，手也由不了自己，心更由不了自己。心要使气，手要出气，老顺有啥法子？他想笑，可口一张，却叹了一口气。

想到老伴挨揍的原委，老顺的心一下子暗了，眼前又出现猛子羞恼的脸。这时，他才真正确认了那是“羞恼”。记得，在双福捉奸的那夜，猛子就朝他吼过：“谁叫你不给老子娶？”

要债鬼。

老顺终于明白了老先人为啥叫儿子“要债鬼”。确实，儿子是啥？所谓儿子，就是能理直气壮地从你兜里掏钱，从你碗里抢肉，从你口里夺食，而又心安理得的那个人。莫非，真是我前世欠了他们的债？像大儿子憨头，从老鼠大，抓养到墙头高，娶了媳妇，生了病，债要完了，腿一伸，走了。走了就走了，还落了一屁股的债，叫老子背。不是要债鬼是啥？

现在，又该着猛子要债了。一想到猛子裸着身子在豆垛上晃势，老顺心里又毛呵呵了，就往人多处走。这是他惯用的法儿，烦了，就聆听杂音，去淹那烦。

近来最热闹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金刚亥母洞，一处是白虎关。前者是

村里人挖土山时发现的，洞里有好些文书和文物。村里人加固了洞窟，宗教局下了批文，就变成了道场。后来，双福出钱引来了电，又将凉州城拆了的十多间老房子搬到洞外。村里人爱新鲜，闲了，就来这儿。

此刻，洞口正围了一圈人。老顺听出，仍在喧王母娘娘。

这是个新话题。说是某一日，村里来个老婆儿，留下一封信，人说那是王母娘娘——就是玉皇爷的大老婆，她得知人间有包天的灾殃，才私下天庭，拯救世人。信上说，当今世人不善，恶人横行，不信神，不敬佛，上欺天，下欺心。上天震怒了，要降下罪来。到那时，日不出，月不明，洪水浸天，毒虫遍地，瘟疫四起，白骨盈野，猛兽横行，人食同类，有房无人住，有衣无人穿，有地无人种，有粮无人吃……好个可怕！

喧谈者你一句，我一句，都说末日到了。语气倒兴奋得像叫驴，仿佛既怕末日，又希望它快些来到。都说，怪倒是怪。那次的黑风，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一下子就把天吞了。太阳呀，世界呀，全溜进它肚里了，少见。……按神婆的话说，世界到眼皮底下了。

“这就叫劫。”齐神婆说，“在劫难逃呢。过了青阳劫，过了红阳劫，挨上白阳劫了。谁也得过那个道儿。”一个问：“劫是啥？”齐神婆道：“劫就是劫。国家不也承认有劫吗？‘文革’不就是十年浩劫吗？那就是劫。旋风一样，碰上啥，啥就卷进去了，树叶呀，灰尘呀，纸片呀。人也一样。你想躲吗？成哩，得行善积德。”

村里怕末日而修行的人多，老伴的头也信成个蒜锤儿了，可老顺不信，大的理由说不来，但他瞎猫盯个死老鼠，只问两点：一、“老婆子，你不是行善吗？为啥老不干不净地骂我？”二、“老婆子，金刚亥母不是保你吗？我扇你耳光时，她干啥去了？”这样一问，老伴就大眼瞪小眼了，吭哧半天，便涨红了脸，用撒泼来代替说理。老顺呢，就嘿嘿笑了，骂她“狗咬火车，不懂科学”。

老顺想，末日就末日，死就死。他可不像老伴，小驴娃放屁自失惊，颠儿颠儿，老来这洞窟里念咒磕头。老顺想，老子一巴掌，就把你的黄脸扇成抹布了，咋不见亥母来保你？

老顺向来不管那些无聊的话题。前世呀，后世呀，轮回呀，在他眼里都无聊。就现在，都活不明白，管啥过去，提啥将来？塞满老顺心的，仅仅是眼前的事：猛子的媳妇咋生发？灵官究竟在外面搞啥鬼名堂？就这。别的，闲扯淡。



老顺叫过神婆，托了个事儿，叫她好歹给猛子介绍个母的。豆垛上的一幕，鱼刺般卡在嗓里。……这愣头爹爹，再不给拴个母的，怕要反天哩。

忽然，传来毛旦的破锣嗓门：“噢——，出金子了！”

一堆娃儿也叫：“噢——，出金子了。”

老顺想：“真有金子呀？”他晃晃脑袋，随了众人，往白虎关颠去。

### 3

一个月前，双福带了几十个沙娃，来到白虎关，掘窝子，扎木笼，说是淘金。

老顺耸耸鼻头说：“想金子，头想成虻蚤大了。若有金子，早叫祖宗挖了，能留到现在？”村里人也不信，都说这沙杳晃，狼都不拉尿，哪会有金子。都笑双福。双福在村里招沙娃，好些人不热心。

活六十年了，老顺还没见过金子呢，只听说是黄的，会发光，很重。此外，实在想不出金子还有啥特点。倒是听祖先说过，沿了白虎关上行，是天梯山；再上行，是磨脐山。磨脐山下有个金磨，老在转，放上石头，也能磨出豆瓣儿金。开这山，得抓山鸟和支山石。听说几辈子前，祖先养过个鸡，髭毛郎当，瘦如病鸦。天梯山的道人说，这便是抓山鸟，叫村人弄些豆子，喂那鸡，说是喂满百日，才可抓山。安顿之后，道人便去找支山石。哪知，喂到九十九日，豆子没了，祖先心急，放开那鸡，鸡便飞向虚空，一下，就抓起了磨脐山。可惜，没那支山石，鸡力尽而死。半个时辰后，道人带回了支山石，山却合拢了，再也无法打开。

这传说，流传几百年了。

老顺想，传说毕竟是传说。只有小孩子，才把传说当真。村里人都等着看双福的笑话呢。谁知，一个月过去，他真倒腾出金子了。

水蜿蜒着，从水库那儿，银蛇般游了来，游向淘金槽，将木槽中的沙冲去，槽凹处就留下了一层黄澄澄的砂金。老顺咽口唾沫，晃晃脑袋。他有种做梦的感觉了。这就是金子呀？抬起头，日头爷在嗡嗡地叫。

因猛子和双福女人有过一腿，闹出了天大的风波，老顺竟莫名其妙地反感起双福来。他想：“天是个溜尻子货。这双福，成财神爷的卵子儿福蛋蛋